

## 《香港本土與階級爭論的背景》

(標題為編輯所加)

評論人：梁文道

為了突顯《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一文的意義及啟示，我嘗試為這篇文章再提供一些背景：首先第一個背景是香港最近出現了很多關於本土的爭論，最為顯著的是來自本地社運界內部。如果我們使用最簡單、流行的語言來形容，就是「本土派 v.s. 左膠」的爭論了，我不再為「左膠」一詞作一個仔細的定義，因為相信大家對「左膠」已有一定的了解。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翻譯為一個較學術的語言，亦即是許寶強所引述 Nancy Fraser 有關 Redistribution 以及 Recognition 之間的辯論。當我們嘗試判斷香港的問題時，香港主要是屬於哪一個類型的問題呢？是 recognition 的問題，即是一個文化身份上的認同、身份不被承認、或是身份被打壓的問題？還是經濟、利益或是階級上再分配的問題呢？哪一個層面才是真正的問題？哪一個層面的分析是可以吸納及涵蓋到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我想這是當前我們所面對其中一個的爭論的背景。

第二個背景還牽涉很多如自由行，或是香港租金不停上漲等問題，其實最近香港發生的大型社會運動亦浮現了這些討論，只是這些爭論未必與所謂的中國的存在或是中國的壓

力直接相關。例如前一陣子剛結束的碼頭工人罷工事件，或是現時大家正在討論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及直資學校的教育資源分配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直接與中國問題或是中港矛盾拉上關係，我們又應該如何去判斷這一些問題？我們可否從這些爭論中提煉出一個框架，把這一組問題都吸納在內並給予一個統合的分析和掌握呢？我想嘗試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來開始看一下許寶強這一篇文章。

首先，許寶強表面上提出一些本土政治、本土主義的問題，但實際上他的文章亦講得十分清楚，本土主義只是作為一個例子用來說明香港的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的困局，而本土主義便是這個困局下所產生的病徵。這個病徵是甚麼？先來斷症的是是本土主義：這個本土主義其實包含很廣，例如大家都剛才所提及到的最近陳允中所區分的「開放、真正本土派」和「土著派」。其實本土.....是很多種的。究竟這些本土的分別是在哪裡？許寶強沒有很著力嘗試作一個分析及光譜上的定位。

許寶強指出有一些本土行動有時候會牽涉到階級利益的照顧，有一種左翼的關懷在內，但亦有一些本土行動是沒有的；但他嘗試指出不論是哪種本土，也很有可能有問題。本土的問題在哪裡？他借用了齊澤克的分析，去了解美國這一個近年新自由主義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下發生的一個問題：為甚麼在美國或是歐洲等地區，最支持他們或是最擁護右翼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往往是一些我們認為是身受其害的低下階層？其中一種解釋是，由於今時的右翼綁架了或是利用了一種民粹主義，呼召一些文化上、身份上或是宗教上的一些價值，而那一些東西是有說服力的。在這個情況下，美國的 **Liberals** 或

是比較稍為中間偏左的一種看法，他們是沒有辦法解決或是沒有辦法有效地回應到這種右翼對於文化的、身份的、宗教的、種族的...這一些身份符號的利用，他們無法作一個有效的回應。

這就是許寶強嘗試用來了解今日香港的這個本土主義的興起背後的問題所在。當然我們會預期到許寶強所提及的替代出路便是階級，但如何把剛才的問題轉回階級問題？最近幾十年大家對「階級」一詞有太多的爭論：我們所說的階級有什麼意義？階級是不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下的階級？在這裡許寶強較為側重使用波蘭尼，波蘭尼所指的階級是一個文化和社會現象，多於是一個經濟現象為先的狀態。

許寶強再建議我們嘗試用一個更擴大、已過程化，甚至已改變的階級框架，去理解今天香港本土中所提及的所有看法，例如是本來所擁有或是所享有的某些價值或是利益被剝奪了、被拿走了。這一些是被壓迫階級，而這些被壓迫的階級的定義或是所包含的範圍，不單是傳統下所謂的經濟上有產及無產的劃分，而且還包括了在文化資源和時間資源擁佔上，各種資源的擁佔和分配上都是處於一個被剝奪的、被排除的位置，而這個階級才是一個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階級。

最後許寶強在結論中呼應馬國明對本土的定義；我們應該把本土看作是被壓迫的祖先相認，然後把剛才所提及的這些階級，與本土等同起來。如果本土所指的本土便是與被壓

迫的祖先相認，而所謂階級便是被剝奪的階級，是在各種的經濟文化的社會資源上，都被排除、被剝奪的人。於是，左翼和本土派，似是可以找到一個交匯的地方，化解這個問題。

我覺得許寶強這篇文章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文章，這對於我們如何看待當時的問題或是如何處理什麼問題。但是他當中有兩點，我覺得還是未能夠很準確或是很全面地可作回應，可能這篇文章是一個較為高理性的文章。第一點便是關於中國的存在或是中國大陸的存在；如果我們今天要解決香港所要面對或是要處理種種問題的時候，例如很多的商店的租金不斷上升，然後使現時很多報紙雜誌社所提及、市民所十分熟悉，有數十年歷史的店舖倒閉，取而代之的是莎莎或是米蘭站等。大家都認為有很多問題，是很不妥的。這個情況是一個怎樣的問題？按照許寶強的說法，是稱之為階級問題。但是，我們需要明白的，許寶強的文章好像也曾提及到現時有很多自由行，或是來購買奶粉、樓房的人，他們是一些內地的中上層階級，而這一些人是有一套關於好的生活的理解或想像，他們來香港是他們生存策略的一部份。我們又如何處理他們這一班人？當我們把鬥爭的焦點放在香港：例如我們先解決階級的問題，或是我們不要把整件事不要變得太簡單化、排外。但是，這個運動又能否只能局限於本地？因為我們同時需要間接面對的問題，便是中國大陸內部自己也有有一個階級矛盾，那一部份又應如何處理？這兩部份並不能輕易地劃分，因為內地現在亦很多來不了香港的那一些人，他便是一個被排除的人，而可以來香港的那一些內地人，其實我們也很難把他們歸類為既得利益者。所以那一班人是

甚麼階級屬性？而那個鬥爭是否應該要有一個串連兩地的可能或視野，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是許寶強這篇文章沒有提及，亦是很多時我們的左翼派朋友都較為少去談及的問題。因為土著派有一個十分明確的打擊對象，無論那個打擊對象是想象的還是真實的也好，便是一個中國，而那種東西不論是在情緒上的呼召力亦是較強的，以及它有一個十分實質的存在，有一種鬥爭策略，是會較為完整的。所以我想這個可能需要大家再看看。

（本文根據 2013 年 6 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